



二战期间日本外交内幕

责任编辑：陈海滨

二战期间日本外交内幕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窑上装订厂装订

*

1993年5月第一版·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字数：10 9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7-5034-0566-x/k·369

定价：3.60元

序 言

本人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力求尽可能地将我经历的事情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坦率地叙述出来。评论家和政治家在发言时往往提到自己数年前的预言如今已成为现实，以示有先见之明。相比之下，外交官是很辛劳的，因为他们要依据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所作的预料来指导工作，这势必与评论家和政治家的方法论相异趣。另外，写回忆录很容易产生自我吹嘘的倾向，这是过去一直被提到的弊病，所以我常常自戒，不要陷入这种错误之中。

对我来说，这本回忆录记载的被遮掩起来的历史中，有两个问题迷惑不解。其一是那样害怕美国参战，竭力避免让美国获得参战借口的希特勒，为何在日本对美国宣战的同时立刻加入对美国的战争。其二是对苏联的手腕、意图都了解得十分清楚的东乡先生，为何要依赖苏联来调停日本与美、英的战争。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并非是由于日美谈判陷入困境，日美战争到了不可避免的阶段，而日德之间又匆忙签订了不与美国单独讲和的协定，这样，德国在日本对美国开战后，就有义务参加对美国的战争。恐怕还是由于希特勒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成功所迷惑，另外其对苏联作战已长达六个月，陷入困境，希特勒也许幻想着日本对美、英作战的首战成功会给德国带来好运，不久日本也许要进攻苏联了。天才和狂人之间只相距一步，对于徘徊于这一步之间的人所特有的逻辑

辑思维，普通人多是不能理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据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先生说，东乡外相一贯认为如要结束战争，与美、英直接谈判是最理想的，即便要选择调停国，苏联也是最不合适的国家。但军方却抱有务必请苏联居间调停的强烈愿望。（《人物往来》杂志昭和31（1956）年2月号《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苦闷》）。军方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认清隐藏于其后的实质，部分军人甚至认为日本固守满洲，仍能继续与美、英作战。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就有许多人相信德国必胜。

据我的经验，那种尽管猜测到不可能成功但还要再试一次的要求，每每使外务当局白费工夫。再试一次之后，与对方相比，日本的处境更加恶化，于是不得不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达成妥协。尽管如此，提出再试一次要求的一方也可能逃避责任。因此，对成功与否的预测是极为重要的，若能任用能够详尽判明对方立场、主张及其背景的负责人，便能常常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这个意义来说，必须认清军方曾试图依赖苏联的要求的失当，因为作为苏联，是和英、美一样，为了自身的利益一贯致力于打倒日本，在二次大战的年代，当然应该想到这一点。

最近有一种倾向，有些人竟敢拼命掩盖历史真相。我认为最好是将历史原原本本地流传后世。那种把耻辱的事情掩盖起来的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硬把世人周知的事实掩盖起来，不知道的仍然仅仅是日本人，这样做反而会成为世界的笑柄。这种倾向如果愈演愈烈，日本人就会独自陷进自我陶醉之中，步入与世隔绝之途。我们的子子孙孙应该正确地理解日本历史，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国际间的交往，

我们的子子孙孙蒙受的害处将是不可估量的。历史应该建立在符合事实的正确解释之上，这样，它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书的发行，受到国策研究会的森辉明、吉田弘两君各方面的帮助，还承蒙原书房成濑经理的亲切关照，在此一并致谢。

法眼晋作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通向外交官之路……………(1)

父亲的反对，放弃当律师

进入外务省

第二章 留学波恩……………(6)

经西伯利亚到欧洲的旅行

不值钱的卢布

弘岛候补官和甲谷武官辅佐官

餐桌上的辩论

社交界的名人——大使和候补官

波恩大学

住宿生活和接触的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容易分清

第三章 不宣而战的日中战争……………(16)

在大使馆负责电信工作

近卫首相煽动扩大日中战争

南京事件的冲击

德国调解与军方的骄横

川越茂大使

第四章 希特勒开始疯狂行动……………(35)

日本驻欧洲大使齐集驻德大使馆
新大使东乡到任与德国政变
德奥合并

第五章 慕尼黑协定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42)

和平的梦想
短暂的和平宣告崩溃
捷克被吞并——亡国的悲哀
德国对波兰的要求与英、法的决心
英国大使对东乡的评价——不可思议的人
德苏草率结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大岛大使不同意发电报
德国入侵波兰与英、法对德宣战
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第六章 三国同盟——走向悲惨的结局……………(53)

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武官策动强化
日德合作
陆军武官大岛中将晋升大使问题
围绕三国同盟可否的激烈争论
日军在诺蒙坎大败
驻欧武官会议，预测德军的行动犯了大错
缔结三国同盟——希特勒一伙的骗局
苏联拒绝参加德国的同盟
松冈外相的理论体系

第七章 德苏战争……………(73)

德苏战争爆发
希特勒听不进关于进攻苏联危险的意见
苏联回避同德国作战的努力是徒劳的

希特勒侵略军陷入泥潭

关于德苏和平的提案

第八章 松冈外相的光荣与失意……………(83)

松冈外相出访德、意

空前的欢迎和冰冷的打算

意大利人的欢呼声好似哭声

缔结日苏中立条约

松冈外相被解职

松冈先生的错误

东条内阁的出场

第九章 日美开战——战争中的日日夜夜……………(99)

佐尔格事件

日德对美宣战

德军停止战斗

大东亚省问题

新秩序研究会

外务省一部分人员的软弱性格

视察南方占领区

驻日大使斯塔玛到任

雅尔塔协定

第十章 探求外交的真谛……………(114)

调任莫斯科

令人疑惑的信使死亡事件

苏联参战的种种预兆

近卫特使赴苏斡旋

为结束战争尽力

苏联对日宣战

合宿生活——无聊和忧闷

回国——国破山河在

第十一章 战争结束——新时代即将来临……………(131)

奥村泄密事件

为吉田总理侍讲和向内阁成员解说

病倒

关于缔结和约

附 录 “悲剧外相”——东乡茂德及其所处的时代…(136)

第一章 通向外交官之路

父亲的反对，放弃当律师

我于1910年（明治43年）2月11日出生于和歌山县有田郡汤浅镇，我的祖祖辈辈沿袭这样一种姓名称呼习惯，即成年后必须交替使用弥兵卫和弥次右卫门的名字，作为法眼弥兵卫的长子，我是应该取名为弥次右卫门的，但考虑到这种习惯过于陈旧，到我这一代便终止了。

父亲的职业是发行《新有田》报纸和经营印刷业，他对经济毫无兴趣，所以有些事都由叔父信吉承包揽了。父亲为人清白、廉洁、真诚，在地方政界颇有威望。政治上全盛时，郡里选三名议员，县里选二名议员，我父亲都能当选。在镇议会里有一半议员属于父亲这一派，即便是镇议会里反对党的议员，好像碰到什么问题，也来和我父亲商谈。

母亲去世早，我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她老人家是一位非常刚强的人，在我从德国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好像非要见到我才算是死而无憾似的。我平常很容易入睡，也不太做梦，偶而做梦梦见总是这位老太太。

我原来的志向是当一名法官，在中学就通过了国家司法科的考试，但成绩平平。当时是按成绩高低依次排队录用的，因此就没有轮到，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生的行列。到我大学毕业时满洲事变[昭和6年（1931）]已经过去二年了。我是逐渐认识到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的。最初考虑到自己应该充分利用

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资格，因此还是想去当律师，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他一般对我采取极端放任自流的态度，任何事情都不干涉，但这次不同了，他对我说，因为家里没有钱，待我毕业后不能给予什么帮助。我若去当律师，就必须靠承办案子的手续费生活，接手的不可能都是容易处理的案件，什么样的案件都得受理，假如常常由于案件棘手而败诉，就会被人们视为拙劣的律师，作为律师，我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进入外务省

我终于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放弃当律师的志愿，在村里一位老先生中村巍（历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驻阿根廷公使、国会议员、外务省政务次官）的劝告下，立志当一名外交官，以后就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直到现在。我进入外务省很不容易，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试都因差那么三两个名次而未被录取，直到第三次考试才好不容易通过。当时，村里有一位经营雅马沙酱油的滨口仪兵卫先生，他曾是贵族院里超额纳税的议员，他对我一边做工挣钱，一边准备报考的情形深表同情，就对我说：“你干的是有出息的事，那么钱就由我来出，你要专心学习。”多亏他的帮助，在第三次考试时我终于取得了优异成绩。

1937年（昭和12年）一月，我被外务省录用，分配到条约局第一科工作。科长是松本俊一先生，他的工作相当出色，后来曾担任过条约局局长、次官等职务。我在这位科长的领导下熟悉了外务省的一般情况，有关会计和文书、电信等具体业务则由专家给我们上课。当时科里最年轻的科员是

刚刚回国的下田武三先生，他后来担任过次官、最高审判官等职务。

不久我就被派往德国工作。离开东京前，松本科长诚恳地开导我：“你要去的德国是纳粹分子独裁的国家，假如光看德国报纸，一味接受他们的影响，你自己也有成为纳粹分子的危险。因此，除德国报纸外，另外要看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可以通过对比来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学习外交上考虑问题的方法。”到德国后，我除了看伦敦的《泰晤士报》，还注意阅读瑞士的《新苏黎士报》，这样慢慢就能够识别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了。同时，我逐渐对从报纸上发现情报这种工作产生了兴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现在，我虽然以《共产国际先驱演讲台》代替了《泰晤士报》，收听英国BBC电台的短波新闻，但阅读《新苏黎士报》仍是我的一大乐趣。要得到情报，光靠坐等对方送来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去寻找，外务省的人必须如饥似渴地获取情报。

的确，希特勒于1936年派遣德军进驻莱茵区，继而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吞并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侵占捷克，接连不断地占领、吞并使德国的国威大振，而其扩充军备又救济了国内600万失业者，德国人都开始喊：“嗨利，希特勒！”（意为希特勒万岁）。但他们国内的粮食逐渐短缺，经济陷入困境。这和日本在中国事变开始时，曾以足够的粮食、鱼类而引为自豪，但逐渐就露出窘相的情形是相同的。

我刚到德国时，柳井参事官请我吃饭，有一个菜叫“虎头蔓”，是蒸猪骨头之类的东西，我吃后大病一场，直到第二年我仍然不敢去饭店吃饭。

如果从德国的地理状况稍加考察，即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观察，就能发现德国假如既把美、英当作对手，又与苏

联为敌，那是难以取胜的。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基本相同。希特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考虑让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设法把日本拉入自己的阵营。这样，如果日本在亚洲兴风作浪，就能分散英国的视线，同时也可以牵制苏联。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必须加强内线作战的力量，如果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突破，那必将以失败而告终。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人，应该认识到美、英往往一遇到危急情况便会联合起来。当年，我在大学图书馆为考外交官而复习功课时，就听卢田均先生说过：“盎格罗萨克森人的血比水浓。”这位老前辈的话至今仿佛宛在我的耳际。

我在德国呆了三年半，通过实地观察，认识到纳粹统治对德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在德国的最后一年，我开始确信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如此考虑问题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前面提到的松本先生的教诲。

离开东京前，刚从国外回来的科员下田先生恳切地告诉我，到德国后，要努力学习德国的历史和文学，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德国和德国人。另外，到德国后，我就读于波恩大学，碰巧在波恩召开全德日本学专家会议，我便随同武者小路大使和柳井参事官等人出席了会议。其时，武者小路大使要我除了继续提高德语水平以外，还应该同时学习英语和法语。但我后来并没有按这两位先生的意思去做，在那次日本学会议上，看到武者小路大使和其他日本外交官的德语会话能力都相当娴熟，我决心把自己的德语也提高到如此水平，但同时再要学习英语或法语，恐怕力所不能及，因而便没有问津那两门语言。另外，在波恩大学读书时，除了学习经济学以外，仅仅加了一门德国国境史的课程。至今，我还为自

己当时考虑问题肤浅，没有听从两位先生的忠告而感到后悔。

前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科员会议上，有的人鼓吹纳粹外交的观点，所谓外交是由意识形态决定其方向的，也有的人摆出一副前辈的样子，不让说德国的弱点。详细听取前辈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于了解他们本人和他们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章 留学波恩

经西伯利亚到欧洲の旅行

1937年(昭和12年)3月,我和同学高桥、莲见、浦部三人与前来送行的日本驻满洲里领事松田先生告别后,由满洲里乘火车出发,沿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前往欧洲。高桥、浦部去法国、莲见去英国,我去德国,我们的任务都是去学习。途中,在新京^①、哈尔滨各停了一个晚上,在新京,我们参加了日本大使馆的盛大宴会,结识了许多前辈外交官,他们个个都是气宇轩昂,这对于修正自己在东京外务省的餐厅里那些年轻科员们吵吵嚷嚷的轻率谈吐给我留下的外交官印象,很有帮助。从东京到柏林,路上花了14天,这在当时是最快速度了。

在外务省有这样一个制度,凡通过外交官考试进入外务省的人,都要被分别送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国家学习一年。

这种进修制度,是通过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外语能力太差,由当时年轻的书记官有田八郎、重光葵、谷正之等前辈提议而制定的。一般的学习时间为一年,另外还特别规定若干名选拔进入外务省的特别年轻者可以学习三年的制度。随着国际形势日趋紧

① 指伪满“首都”,即长春。

张，外务省的工作越来越忙，学习时间就缩短了。我们进入外务省后，人事科长日高先生对我们说：“由于当前国际形势明显恶化，外务省人员不足，不能再给你们一年的学习时间了”。我们从东京出发前，就预料到这次学习时间大概只有四个月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习时间又延长为二年，学习中文和俄语的还延长到三年。

不值钱的卢布

我们乘坐的火车是途经莫斯科去欧洲的，日本派驻苏联大使馆的新参事官西春彦先生及其家眷与我们同行。在新西伯利亚车站，前来迎接他们的日本领事馆工作人员及由莫斯科到这里来出差的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辅佐官甲谷悦雄也加入了我们的旅行行列。

甲谷先生见到我们都带有卢布，便问：“这卢布是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他是各人用10个美元换来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糊涂啊，用贵重的美元去兑换如同废纸一样的卢布！”随即很大方地顺手给了我们每人50卢布。听了他的介绍，我们才明白苏联政府为了获得外汇，在巴黎抛售卢布，各国驻苏联大使馆日常开销所需的卢布都到巴黎去兑换。

我们在离开东京前，经过各种学习和特别训练。负责教授会计业务的老师在课余闲谈时讲了许多西伯利亚列车上的传闻，诸如餐车里的汤清得如同白开水，可以用来洗脸之类，当时听了觉得难以置信。但这次身临其境，感到事实就是如此，列车上的特别车厢虽然配备了淋浴设施，但不好用。二次大战之前，我一共坐过六次西伯利亚列车，第一次坐的

列车大概算是条件最好的了。记得由东京^①到莫斯科的头等车厢车票要八百多日元。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拜会了重光大使。重光先生用庄重的语调向我们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的各种特征及自己如何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记得他告诉我，要想在理论上探索外交问题，最好是借助于德文书籍。二年后，为谋求日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我有幸以负责欧洲事务官员的身份与重光外相多次会谈，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说。

弘岛候补官和甲谷武官辅佐官

在莫斯科，由前辈弘岛候补官介绍苏联的情况，并带我们在市区参观游览。我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地铁，大理石装修的地铁车站以及长长的自动电梯。大街上的苏联士兵都穿着大衣，其下摆很长，快盖到脚面上，当然这是为了防寒，但做为军队来说，这么长的大衣行动起来实在不方便，不过我操这份心完全是多余的。

弘岛候补官的俄语在日本人中是第一流的，他收集情报的能力也是一致公认的。不久，在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中，他和甲谷武官辅佐官一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莫斯科，理由是参与苏联国内反斯大林派的活动。弘岛君在战后国内动乱的年代里突然去向不明，我们这些朋友们至今还期待着他在哪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甲谷先生直到今天还真诚地期待着。甲谷在军队里是一名最优秀的参谋，战后他在公安调查厅，工作很出色。现在他主编一本《KDK情

① 当时从东京到莫斯科需先到东北。作者在东京买的联票。